

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

許淑真 撰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

研究生：許淑真

論 文：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

經 審 核 及 口 試 及 格

論文口試委員（簽名）：

陳芳明

張瑞德

古鴻建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釘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88 學年度第一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政治與傳記書寫：謝雪紅形象的變遷

指導教授：古鴻廷、張瑞德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讀者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許淑真

簽名：許淑真 中華民國 89 年 9 月 19 日

目 次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本文主旨與內容摘要	
第二章	國共對峙下的謝雪紅形象	13
第一節	匪寇與英雄	
第二節	左派與右派	
第三節	台獨與共匪	
第三章	國家控制鬆動以後的謝雪紅形象	37
第一節	二二八回憶與謝雪紅	
第二節	台灣意識與謝雪紅	
第三節	女性主義觀點與謝雪紅	

第四章 傳記文本分析：陳芳明《謝雪紅評傳》 85

第一節 台灣史觀與主體建構

第二節 虛構的主體

第三節 撰著者的自傳

第四節 文本的對照與主體

第五章 口述自傳分析：謝雪紅《我的半生記》 121

第一節 文本背後的對話關係

第二節 主體身份的認同

第三節 女性觀點

第六章 結論 157

參考資料 171

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小到大我們熟知許多歷史人物的名字，從各種大眾媒介，如電視、電影、傳記故事、教科書、紀念物等等的管道，我們獲得許多有關歷史人物的知識，如：岳飛代表盡忠愛國、關公代表忠孝節義、孔子代表至聖先師、黃帝代表炎黃子孫的始祖等，這些知識映入我們的腦海中，成為習以為常的觀念，並進一步內化成不自覺的意識，支配著我們日常生活的各種層面。

這些歷史人物的故事是真實的嗎？為什麼它會成為普遍被接受的集體社會記憶？不同的社會或不同的時期是否賦予這些歷史人物不同的形象及解釋？對這問題的探討或許有助於瞭解存在於該社會所支配著人們的意識，及不同時期所反映的意識變遷。

集體記憶理論

集體記憶理論提供了一條思考的方向。

集體記憶理論的創建者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認為：「集體記憶是一種社會性建構，不同的群體和制度，有不同的集體記憶。¹」。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每一種集體記憶皆有其相對的社會群體。社會群體提供一種持久的架構，我們的記憶必須與此架構相符。而且，為了強化某一社會人群的凝聚，該社會人群不斷以某種媒介（文物、儀式或文字）來重複強調此集體記憶。²

哈氏的基本論點是，人的歷史記憶是被建構的，並且是依照個人或群體的利益或政治現實去建構。建構的方式透過各種慶典紀念活動、儀式或周年慶、同鄉會、同學會、生活禮俗、史詩、傳說、歷史故事等等。阿氏表示，這些活動的共同參與，「我們便可以將原本會在時間茫霧中逐漸消散的過去歷史，用想像的方式，來反覆令過去歷史重生。」³。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活躍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歷史人物「事蹟」及「故事」具有什麼意義呢？它不是真實過去的再現，而是人們為現實的理由而「塑造」出來的產物。

¹ 柯賽（Lewis A Coser）\文，邱澎生\譯《當代》91，1993.11。

²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1984：台北）。

³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1993.11。

既然這樣，則有必要追問其「塑造」的過程，及這些故事文本的內含及其意義。

塑造歷史人物「事蹟」及「故事」的首先是傳記類書籍，包括各種人物傳記、自傳、口述訪談、周遭人物的回憶等等。為什麼選擇謝雪紅做為研究案例。謝雪紅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有關敘述她的各種文本，顯現了其形象的多樣性，恰恰反映了歷史文本的多重建構性。首先是戰後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論述，其帶有濃厚的政治宣傳目的；其次是八十年代政治風氣開放以後出版的傳記，出現了反對官方論述的言論與說法，如標舉台灣意識立場的《謝雪紅評傳》，或女性意識的〈謝雪紅—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等。在這場謝雪紅「過去」的論爭中，謝氏的口述自傳意外地出版。對這些文本進行分析和對比，將很豐富地呈現了其所代表的這個時代，及撰述者的立場。本文試圖探討謝雪紅形象在不同時期的轉變，及所反映出的社會變遷。

第二節 本文主旨與內容摘要

謝雪紅為日據時代台共創黨的主要領導人，二二八時領導武裝起義，其傳奇的一生從戰後至今不斷地被不同的人所追憶。本文試圖探討這些追憶謝雪紅的文本如何塑造謝雪紅的形象及其所反映的社會變遷。

一、本文主旨

本文擬以謝雪紅形象的塑造做為研究案例，探討謝雪紅傳記文本背後的意識型態。從歷史背景作一個整體考察，即環繞在謝雪紅傳記文本周遭的諸相關範疇，包括傳主的政治立場及所處的時代背景、政治局勢、兩岸政策、國際環境、社會價值等因素。本文的思考觀點，認為傳記文本不是價值中立的東西，事實上經由謝雪紅形象的發展可以瞭解，傳記文本背後隱藏著鮮明的意識型態，分析這背後的意識型態及從而瞭解意識型態的變遷是本文的主要焦點。

對於文本的分析，首先注意文本的著眼之處，其次注意文本的描寫觀點，及在這樣的觀點下，謝雪紅被描繪成什麼形象？再則，注意敘述者的時間定位，敘述者有沒有

介入正文？對於文本的比較研究，則於兩本傳記同敘一事下，比較其敘事矛盾處。若不同時代的傳記敘述方式相似，則考慮前者是否影響了後者的敘事？

本書內容分爲四章。第二、三章敘述謝雪紅形象的歷史變遷，主要扣緊文本與時代性的問題來討論。斷代點是以 1980 年代政治解嚴作爲歷史分期，前章探討兩岸對峙下之國民黨與中共的謝雪紅論述；後章探討解嚴後「二二八回憶」、「台灣意識」及「女性主義」下的謝雪紅形象。第四、五章傳記文本的個案分析，選擇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和謝雪紅口述自傳《我的半生記》作爲分析的範例，透過傳記文本的主體性分析，瞭解傳記文本的建構性質。

二、內容摘要

哈伯瓦克被認爲是集體記憶的主要創建者，他的主要論點是：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爲，每一種集體記憶皆有其相對的社會群體，社會群體提供一種持久的架構，我們的記憶必須與此架構相符，而且，爲了強化某一社會人群的聚集，該社會不斷以某種媒介（文物、儀式或文字）來重複強調此集體記憶。

筆者嘗試從謝雪紅的例子來對集體記憶加以考察。謝雪紅是近代史上傳奇的女性，由於她在日治時代領導台灣

共產黨建黨並在二二八事件領導武裝反抗，她不平凡的經歷遂不斷被回憶。筆者的焦點是放在對這位歷史人物的回憶上，誰在回憶？回憶的內容以及結構？在本論文中，筆者收集戰後有關謝雪紅的文字記載，特別是傳記、回憶錄、歷史研究、官方政治宣傳品等，筆者把這些都當作是一個再現的文本，並把它放進時空脈絡來加以考察，探討歷史記憶與時代背景的關連，同時從歷史記憶的變遷中亦瞭解社會的變遷。

在對這些文本做初步的分類，筆者即發現歷史記憶是與所屬的社會群體緊緊扣連在一起，筆者將這些文本以其所屬的社會群體分為五類：一、國民黨，二、中國共產黨，三、二二八受難者群體，四、台獨群體，五、女性群體等。前面兩者屬於官方或國家機器的歷史記憶，後面三者則屬於民間的歷史記憶。

再將這些文本放在時間發展的脈絡來考察，特定群體發佈（出版、發表）歷史記憶的時間點有向某些時間點集中的情形，整體來看，80年代是一個大的分界點：在80年代以前，台灣和中國大陸所出現的文本主要是國民黨或中共官方所發佈的歷史記憶，屬於民間的記憶則呈現「結構性健忘」，這段時期，官方透過國家暴力的方式壟斷了歷史記憶，對謝雪紅的記憶則賴國家為特定目的而發佈。80

年代以後，尤其在台灣隨著威權政治的鬆動，民間的記憶經長久的壓抑後浮出歷史地表，在這些文本中，「二二八受難者群體」、「台獨群體」、「女性群體」對謝雪紅回憶的時間點則集中在 80 年代以後。因之，本論文以 80 年代作為主要的分期點。

在時間上⁴更細一點地來看，從官方所發佈的文本中可以發現，對謝雪紅形象的描述是隨著政治局勢和政策的轉變而變，背後主導意識型態的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以及中共的統戰政策。以謝雪紅形象的轉變來作為分期點，可以將 80 年代以前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1949~1956 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一般稱為兩岸的「武力對峙時期」，此時期國民黨亟欲謀求在台政權的鞏固，以反共復國為號召，對於 1946 年發生的二二八血腥鎮壓，推卸以謝雪紅為首的共黨陰謀，謝雪紅在國民黨官方文章中是主導二二八叛變的共黨匪寇，而相對的，中共卻以謝雪紅為號召台灣人的統戰工具，稱謝雪紅為二二八革命的女英雄。第二期、1957~1979 年，韓戰爆發以後兩岸分立的局勢逐漸抵定，一般稱為「和平對峙時期」，謝雪紅在中共官方機構中漸失其號召台人的作用而慘遭鬥爭，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她在共黨中的職位完全被剝奪，在過去稱

⁴ 指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發表或出版的時間。

爲二二八革命女英雄的封號也改爲「二二八的逃兵」，而相對的，國民黨也藉此重提謝雪紅歷史，以謝雪紅過去爲共黨利用，今雖認清共黨面目，惜爲期已晚之經歷，以示台人勿爲共黨所惑。第三期、1980~1987年，在這時期的中共已加入聯合國，國民黨的合法性受到挑戰遂轉向於內部的台灣化，台灣島內的統獨議題於是漸浮上台面，在戒嚴時期長期經營於海外的台獨運動在此時明顯地挑戰國民黨的權威，當海外台獨群體出現以台灣人立場論述謝雪紅過去豐偉的事蹟，國民黨的官方報紙也回應以「台獨與共匪同路人」的說法，而中共此時爲「和平統戰」的新政策替過去遭鬥爭的大陸台灣人平反，謝雪紅在1986年受中共平反，其重點且擺在謝雪紅「實現祖國統一而鬥爭的精神」。這三個時期，謝雪紅的形象歷經了三次重大的轉變，而這些轉變正反映了現實政治的變遷，從這裡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機器對歷史解釋權的操控。

對80年代以後民間歷史記憶的研究，以對謝雪紅的回憶爲例來考察，可以發現台灣解嚴後的言論是朝向多元分化的方向，其立場共通在以反對過去官方一元、壟斷的政策思想。在筆者對記載謝雪紅文本的分類中，屬於民間論述的「二二八受難者群體」、「台獨群體」、「女性群體」三者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的言論立場，在筆者所進行的文本

分析中，它們如何以其所屬社會群體所提供的論述架構來建立以此相符的歷史記憶，是筆者關注的焦點。

屬於民間性質的「二二八受難者群體」對二二八的歷史解釋，反對過去國民黨將二二八視為黨匪叛亂或中共將二二八視為中國革命的一支，而重新將二二八定位為台灣民眾反抗國民黨貪污腐化以及爭取民主自治的行動。而曾經被國民黨和中共當作二二八匪首或英雄的謝雪紅又如何重新被看待？回憶謝雪紅的主要有二二八事件中二七部隊的當事人，以及和謝雪紅逃到中國的台灣同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成員，筆者藉著比較他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瞭解他們對謝雪紅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有關謝雪紅在二七部隊的領導角色，其二是謝雪紅與中國地下黨和二七部隊的關連，這兩個問題是他們回憶中的重要主題，亦由於他們看法的分歧而成為爭議點。因此，亦不能把「二二八受難者群體」視為一個單一的群體，回憶者在事件當時所處的位置，以及回憶者後來的經歷也會影響記憶的內容及結構。

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海外台獨群體在政治解嚴後移回台灣，其運動上也以台灣研究作為爭取歷史解釋權的策略，反抗的是過去官方的大中國論述，重新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解釋，標誌著以台灣人的立場和觀點來研究

歷史。過去被視為禁忌的台灣共產左派運動史研究終得以在台出版，而台灣的讀者也終可以在這些研究中看到這位曾領導日治時代台灣共產黨建黨運動的重要人物謝雪紅。筆者發現，本論文所舉史明、盧修一、陳芳明三位強調「台灣意識」的左派台灣史研究者都同樣重視台共黨綱中「台灣獨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但對這主張的定位卻有些差距，另一方面，筆者亦嘗試從他們處理台共內部鬥爭的角度來看他們對謝雪紅的歷史評價。

推動婦女運動的「女性群體」在 90 年代以後明顯地由過去街頭、法律形式的抗爭，轉變為以女性文本的書寫作為運動策略，其目的在擺脫父權體制的語言暴力及壓制，如女權會所推動的「阿媽的故事」，女性口述歷史也開始受到重視。女性如何詮釋女性？是她們所關注的焦點，這時期也出現了從這個出發點來寫作謝雪紅的文本，如蔡秀女導演所寫的「台灣第一位女革家：謝雪紅」。此外，自《殺夫》、《迷園》以來被稱為具強烈女性意識的台灣小說家李昂的謝雪紅小說也終於在西元 2000 年問世，作家標誌其試圖探討女性與權力、政治的書寫關係，然而，在筆者的文本分析，卻認為她的情慾書寫終究無法跳脫父權，反而是以父權的眼光來看待謝雪紅以及女性情慾，是否作家意圖再現父權？或者作家落入了父權語言的陷阱而不自知？

經由以上考察，筆者發現，這些社會群體皆提供了一種論述的架構，他們的記憶必定是與此架構相符合，在本論文中，筆者呈現了這些社會群體對謝雪紅過去的回憶與這些社會群體的論述架構相符的情形。同時，對謝雪紅的回憶是屬於一種媒介，社會群體藉著這些歷史記憶來強化其群體認同，或作為凝聚人群的手段。由之來看，歷史記憶不是過去原本的再現，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不同的群體和制度，有不同的集體記憶。

本論文除了考察歷史記憶的社會群體屬性，亦將之放在時間發展的脈絡來瞭解其變遷。此外，本論文以獨立的章節，討論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以及謝雪紅的口述自傳《我的半生記》，選擇這兩本書做個案研究，一方面因為筆者對這兩本書的重視，一方面是筆者嘗試以這兩本書分別代表傳記與自傳，進一步地來討論或比較傳記、自傳的歷史記憶屬性。做為一種社會記憶，傳記或自傳所呈現的過去，並非全部的過去，而是「選擇性的過去」，傳主如何選擇？以及傳記或自傳中人物的主體性建構是筆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重點。

